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XIANDASHIHEHUIXUEBIJIAOYANJIUCONGSHU

# 现代化的动力 ——一个比较史的研究

〔美〕C·E·布莱克著

景跃进 张静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 编 者 的 话

社会学，如果说在我国几年前还属于刚刚“复活”的新科学，如今可以说这一学科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从而进入了酝酿着重大突破和发展的新阶段。

社会学以其综合性的视野和独特的研究角度，使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它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社会学在学术界不断上升的地位，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多地应用，我国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或计划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或计划等等，就是证明。

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都在现实研究和理论思考两方面向更深入的层次发展，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断生成新的理论，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比较借鉴。

这套“比较研究丛书”是借鉴的窗口；这里的“比较”，就是借鉴。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已是这套丛书的第三批了。通过这套系列丛书，我们将把经过选的外国社会学著作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让人们在发展我国社会学的时候，对国外已有的成果有所了解，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一步开拓思维空间，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去攀登社会学发展的新高峰。

在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学科丛书林立的今天，《现

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已开始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成为这套丛书的批评家和赞助人，使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大家的读物和创作园地，伴随着中国社会学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九月改于北京

## 译者絮语

(1) 这是一本历史学家写的书，它不是史料论证的堆积库，而是对社会变迁的宏观历史分析。书中所涉内容不只限于历史学科的范围，它触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心理等各个层面。作者打破了以往的循环论、直线发展论等分析模式，采用“传统——现代”作为分析历史变迁的一个新框架，为此，他不加回避地对以往的概念——“文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作出自己的解释，同时，还对各个国家、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若干分析。这些基本问题包括：现代化的不同类型、现代化领袖的不同来源、现代化的不同机会和条件等等。因此，这本小册子在60年代一经出版，就获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誉。就这本书提出的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角度而言，我们更乐意把它看成是发展社会学的经典（但不是古老）著作。

(2) 可以认为，我们的祖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重要时期。我们遇到的有些问题，布莱克教授已在二十年前预见到了，但有更多的问题对于他，对于我们却是全新的，我们必须寻个究竟。作为西方理论，作者只能以当时的全部历史经验为依据指出一般性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的结论对于我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反照作用，但要实实在在拿出一个有分量、有模样的中国现代化分析来，毕竟得靠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同一切关注祖国现代化艰难历程的朋友们共同努力。

(3) 这本书译得好辛苦。完稿之后，又修改了两遍，不敢有丝毫怠意。但我们仍相信可能会有译误。若是，欢迎读者来函指正。地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在原书末尾，作者还附有一篇现代化研究著述介绍，这篇东西对专门研究现代化的读者很有帮助，需要者可查阅原书。

还得提到两位朋友：邓正来、朱晓全，我们的翻译工作曾获得他们真诚的帮助。

译 者

1988年春

# 目 录

<b>前 言</b>		
<b>第一章 现代化</b>		<b>1</b>
序：革命时代的挑战		1
现代化		5
传统与现代		8
现代化的困扰		23
<b>第二章 比较史</b>		<b>30</b>
比较的方法		30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		40
现代化中社会的比较		43
<b>第三章 现代化的政治</b>		<b>49</b>
政治与现代化		49
政治领导		54
现代化的阶段		59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诸社会		78
<b>第四章 比较现代化</b>		<b>87</b>
比较的准则		87
政治现代化的七种模式		97
<b>第五章 现代世界的前景</b>		<b>116</b>
现代世界政治		116
关于现代世界的构想		124

	国际整合的模式	132
<b>第六章</b>	<b>现代化与政策</b>	<b>140</b>
	历史与政策	140
	多样性	142
	不稳定方面	146
	国际行动的基础	149
	国际共识的形成	<b>153</b>

## 前 言

写作本书是为了自己搞清问题，我也希望，读者能对它感兴趣。

1960年11月，在为弗吉尼亚大学詹姆士·W·理查德比较史讲座而准备的讲稿中，这项研究曾以十分不同的形式首次陈述，如果没有那次挑战性的邀请，这本书恐怕难以问世。

本研究中的一部分要点，早在“政治现代化的历史透视”一文中作过简述，该文是1959年为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办的政治现代化会议而写的论文。这里的某些内容1964年春天还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会发起的Witherspoon讲座中提到过。1964年12月，在华盛顿美国历史学会的现代欧洲史会议上宣读过本书第二章的第一节。

撰写本书的工作，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人文科学会和国际研究中心长达数年的慷慨支持，本书的出版是该中心主持的研究成果之一。

得益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援助，在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一年，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能够在不利于悠然沉思的气氛中，潜心探索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我还从朋友、同事的建议和帮助中获益非浅，他们人数极多，我无法一一列举。数年来，在与普林斯顿大学同事和学生的正式和非正式讨论中获得的激励与批评尤其有价值，1964年

和1965年的两个夏天，我还从斯坦福和北海道大学获得了同样有意义的帮助。

C·E·布莱克

1966年5月普林斯顿大学

# 现代化

## 序：革命时代的挑战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人类伟大的革命性转变。在全球各种不同的社会中，人们正在寻求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发现来解决古老的生存问题。变迁的结果为人类改善生存环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同时也以无法想象的破坏性可能威胁着人类。由于失败将导致灾难，迫使人们不得不去认识变迁的因素，对这一革命过程的控制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为着这一最终目标，在和平时期人们曾彼此争斗，在战争时期曾遭受着苦难的折磨。将这场转变导向有益于人类幸福的主动权属于这样的人：他们最清楚地了解各种不同社会受到影响的途径，以及什么是不可避免必须改变的，什么是一定要**不惜代价保留的**。

目前这场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广度和强度人类只经历过两次，只有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脉络中，才能正确地判定它的意义。第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是在约一百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对放射物质的分析表明，我们

今天能够感知的宇宙已经存在100—200亿年了，太阳系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又经过25亿年才出现了生命的原始形式，直到10亿年前才出现了人类的祖先。

这一无限缓慢的过程可以称之为革命，是由于它把人类生活与其以前的生存状态相区别。人们说明这一重大差别时，用“革命”一词看起来并不过分。今天，人类学家把研究狒群及其他原始社群作为了解人类史前生活的途径，他们的发现戏剧性地显示了这两种生存水平的差别：虽然灵长类动物并不是没有社会举动或组织能力，但即使是最原始的人类在能力上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原始人可以制造工具、武器、住舍和运输工具，他们能用语言、书写符号和标记的形式进行交流，他们可以为着安全和相互帮助的需要组成大的群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播种、保存和贮备食物、根据自己的需要驯化野生动物——在某种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人类大脑的容量增加了三倍，在人开始使用工具之后，其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了。

人类事务中第二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是从原始状态进入到文明社会。7000年前，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三处，出现了农业文明。类似重要的革命也多半独立地相继发生于克里特岛、黄河流域、中美洲和安第斯河流域各地。克里特文明和中国文明出现在5000年前，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出现了约4000年。在这七个地区，从简单的土地耕种到有组织的农业，从村庄、部落到城市与国家，转变具有了明确的形式。虽然当时的中美洲人和安第斯人仍然相当原始，文明社会却比原始社会庞大而复杂得多，它已经拥有了文字交流系统。

最为重要的是，文明社会已经有了通过宗教信仰来表达的

复杂思想：有关人的本体性，人同环境的关系，以及那些从经验中获得的、超出我们理解力的深奥真理。这些早期宗教对水、土地和繁殖具有同样的关切，它运用多种抽象的符号来表达人们对世界上固有的永恒真理的感知，就象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一种认识水平反映出人类精神的一种态势：在这种条件下，知识的重大扩展不再如同原始人所经历的那样需要数十年之久了。相反，知识发展充满着活力，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迁能力甚至不安。在几个世纪之内，尽管有时还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但文明社会已改变了它原有的性质而迅速发展了。

七种初始文明中的两个，印度与中国文明，经历了命运的许多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并发展出了印度教、佛教和儒教。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崩溃了，被其他文明所吸收，没有留下重大痕迹。其余的三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明把知识和技术传给了后继社会；它们经过几个世纪的混合与互动过程，始终没有失去其基本的特性。这些特性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展示了人与其环境根本性质的不同思想；它们又以最抽象的形式被许多伟大的宗教所反映：希伯来、希腊-罗马、伊朗、基督教（以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形式）和伊斯兰教。根据观察者的兴趣和角度，这些社会被视作不同形式的文明、文化、语言群及政治或经济体系。

这些原始社会的继承者并不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没有在对付各种问题方面取得同样的成功。传统价值模式是社会凝聚的基础，而采用新知识又必须改变传统价值体系。对社会的生存来说，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为什么有的失败、有的成功了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基本的，即领导者维持这一平衡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些社会彼此的

区别，在于宗教、语言、文学、艺术和音乐中表现出的传统体制的特殊顺应。它们具有的共同之处，一是对环境的普遍认识，这种环境使它们处于类似的技术水平，二是对知识的态度，它们往往过分依赖从前人那里接受来的真理，而不重视客观实验。这些传统社会彼此共处又相互影响，但没有一个社会在知识和力量方面拥有足够的优势支配其他社会。

现代社会变迁同史前生存到人类生活、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一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指导人类事务方面，这场伟大的革命性转变是最富动力性的。自科学革命以来，知识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并逐渐成为整个人类的需要，人们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接受知识，这些，构成了现时代的特征。人们获得了机会，也面临着危机，这些机会和危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全球性。因而认识机会、扭转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

本书正是研究现代的这一变迁过程，它是人类生活中伟大的革命性转变。本章论述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现代性之特性，概要探讨社会传统制度在适应现代功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第二章讨论对现代人类全部经验进行概括的比较方法及其有关问题；第三章从年代序列的角度考察现代化过程，揭示所有社会都须经过的几个基本变迁阶段；第四章在比较的基础上，按照七种主要模式考察一百七十多个当代社会面临现代化的特殊政治问题；第五章和第六章研究这一过程对国际间关系的影响，以及对今后制定政策所具有的意义，最后，第七章，探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力图理解现代人类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考察现代化研究的现状。

## 现 代 化

“现代化”作为一个一般性术语表述人类自科学革命以来的高速变迁过程，是比较新近的事情。而“现代”作为表述当代社会性质的概念可以追溯到6世纪的晚期拉丁语。首先是拉丁语，继而是英语和其他语言用这个词来区别当代与“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到17世纪，“现代性”、“现代派”和“现代化”被用于各种多少有点限定性的和专门性的场合。早先，“现代”一词常含有平凡、陈腐等贬意，莎士比亚就是在这一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当英国作家们把法国革命领导人称为“现代派”时，无疑是轻蔑的。但是，“现代”也在较客观的意义上使用，17和18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逐渐放弃了基于基督教的历史分期，开始使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期法。起初，近代史的开端被认为是随着康斯坦丁堡的陷落或美洲的发现而到来的，如果更准确一点，也可以说是1453年5月29日清晨，或是1492年10月12日凌晨两点。但是现在更通常的看法认为近代史“大约开始于1500年”。

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乍一看，“现代化”给人的印象是同语反复——指使事物变得比较现代，或是指效法先进国家；但同“基督教化”和“工业化”这两个术语表示引进基督教和工业一样，它不是同义反复。所不同的在于，对“基督教”和“工业”已经有了大致相同的看法，而“现代性”到目前为止尚未获得为人们广泛认可和理解的内涵。澄清这一概念正是本章的目的。

“现代化”并不是描述这一过程的唯一术语，“欧化”和“西化”一般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它们特指那些发生于近代的较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但这只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部分。这种用法的缺陷在于，既无法考虑到发达国家自身的最初转变，也无法考虑到不发达国家对更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因而，人们不会把17、18世纪的英法两国说成是“西化”，也不会把20世纪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看成是“欧化”。与此不同，“工业化”、“工业革命”和“期望升值革命”的含义都更为狭窄，它们只强调经济方面，即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而没有包括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改革”是一个含义更广的术语，它的范围包括有历史记载以来发生的全面变迁，同时也可以用来特指技术改进。

“现代化”在这里指一种动态形式，对于历史悠久的改革过程来说，它是近世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结果。其特殊意义，来自于它的动力特征和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现代化首先起始于渴望变迁的态度，以及社会能够并且应该转变的信念。如果有必要定义，那么“现代化”或许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这一适应过程的发源地和最初影响是在西欧社会，到19和20世纪，扩展到了所有其他社会，引起了影响全部人类关系的世界性变革。政治科学家们通常把“现代化”的概念限定于随工业化而来的政治与社会的变化，而一个完整的定义最好能够适合于这一过程各个方面的复杂性和相关性。

多数被广泛接受的解释，都带有文化局限和决定论的特征，这对理解变迁过程是一个阻碍。很明显，自由主义式的

“进步”观被投射到整个世界作为变迁的概念，并错误地认为欧洲社会和英语社会正是这样的。其他一些普遍流行的观点常常具有狭隘的决定论特征，它试图用某些简单的起因或推动因素来解释所有变迁。倘若站在社会过程具有无限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立场看来，上述观念都缺乏判断力。这尤其是表现为它们的这一自信：认定只要理论提出了普遍接受的方案，解决根本问题便不遥远，甚至也许就在自己的一生中便可达到。

“现代化”的长处不仅在于它比“西化”、“欧化”、“工业化”、“进步”等术语有着更广泛的视野，还在于它较少受到概念含义局限。

一个15世纪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在当代英国会发现哪些熟悉的和陌生的东西呢？他或许多少能理解书面语言，可能熟悉某些宗教仪式，一些他那个时代的伟大建筑古迹也许仍然耸立，农村生活的面貌至少初看上去还没有改变许多。然而，转变是如此触目惊心，他所看到、读到的绝大部分将是全新的、不可理解的。

对发生变革的这一过程，或许可从一套既存制度适应变化的功能来加以讨论。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经历着这一过程的社会制度可以定义为世界诸社会的传统制度。“传统”与“现代”是一对相关术语，但在这里，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它们的。对西欧社会来说，传统制度是指存在于中世纪的制度，现代性对传统制度的挑战发生在12至18世纪。在所有其他社会中也可以找到现代性挑战以前的相似传统阶段。在最不发达社会，传统阶段一直沿续到20世纪。现代性的挑战在最早实行现代化的社会是内在自生的，从此，变革的过程逐渐在几个世纪中持续发生。在迟现代化社会，这种挑战的发生越来越是外来的，因而显得更加迅速，甚至有些突然。自然，这些传统时代是

多样的，在某些社会中是高度成熟的，而在另一些社会中还处于部落阶段。但，其共同的因素是：在每一个社会中，它们都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从中历史地演化出制度的特殊模型适应于现代性功能，并赋予每一个现代化社会以个性特征。

现代社会并不享有传统的多样性，到目前为止，现代性的功能特征对全人类都是相同的。但是，对这些相同特征的确认充满着问题。其中主要的是，拥有大量人口的大多数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些特征能够被充分辨别的程度，甚至最为发达的国家仍然在进行现代化。人们仅仅是通过想象来推测哪些东西可能是所有现代社会的特征，而哪些东西不过是个别社会的文化特质。

## 传统与现代

现代化过程极为复杂，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都同时经历着变革，因而用简单的术语进行研究难免陷入严重曲解的危险中。根据研究的目的，我们假定所有人类活动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讨论：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显然，这是出于方便的理由而采取的任意划分。这些都是熟悉的词汇，试图再进一步严格定义也许是一个错误。同样明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划分与界定，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是不断相互作用的，并且，可以通过审慎的简化对它的各部分进行分别讨论。

知识 从知识领域开始我们的讨论是适当的，因为人类对于其环境各个方面的了解与控制的发展，在现代变迁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确，在某种意义上除了人的知识外，其他几乎没有变化，物理环境的多样性在人类还没有认识它的潜能之前就存在了，人及其环境的进化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并